



YI WEI LU
XIANG XI TAN MI

异闻录

湘西探秘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异闻录

YI WEN LU
XIANG XI TAN MI

湘西探秘

异闻公社 作品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异闻录/异闻公社著. —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2007. 12

ISBN 978-7-5057-2394-8

I. 异... II. 异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72184 号

异闻录

异闻公社

- 书名 异闻录
著者 异闻公社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佳艺丰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 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
14.5 印张 160000 字
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印次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057-2394-8
定价 22.00 元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 100028 电话(010)64668676

在湘西，一颗石头都捂着三千年湿漉漉的纯美。
流火燃烧着血液，一路的脚步被接踵而至的眩目高度
所掩盖，以一种仰望的态度对待生灵，我们从这里拿
起了倾听自然与历史的听筒。




序章

湘西群山魁伟，里面隐藏着多少慑人心神的传说：巫蛊之术、辰州符、赶尸……早已将这片大地渲染的有些过分诡异，吸引着无数的外来游客。沱江东去，流尽了千百年的云烟，如同一曲古幽的梦曲，向人们讲述着一个又一个亦真亦假的故事……

自然在这里与人成了一体，人倚山而作，傍水而息。大山大河注入了人们的血脉，少数民族勇敢奔放的灵魂世代传承。崇山峻岭，说不尽悠悠古今风流。

一位诗人曾经饱含热情的称颂湘西“万物皆灵”。是的，这里的一切都蕴含着蓬勃的生机。

好像，它们都是活着的一样……



WU GU
XIANG XI TAI MI

第一章 《异闻》杂志社

北京西五环内，紧靠着玉泉山北面有一条胡同，国内鼎鼎大名的《异闻》杂志社就坐落于此。《异闻》杂志是一本主攻中青年市场的猎奇刊物，专门以发现和报道世界各地的各种诡异神秘事件为内容，在探险和考古业内小有声誉。



北 京西五环内，紧靠着玉泉山北面有一条胡同，穿入后向左连拐三次，会看到一幢灰色的两层建筑。孤零零的一扇防盗门，窗户从来都是紧闭着的。如果不是门上的一块铜制铭牌，真要让人怀疑这里究竟是不是住了人的。

——《异闻》杂志社，铭牌上如是刻着五个字。

老王是个四十上下的中年人，也是这里的负责人之一。头发稀少，典型的聪明绝顶，却也是个和善没有脾气的人。

《异闻》杂志是一本主攻青年市场的猎奇刊物，上面刊登的奇闻轶事，一般都是读者闻所未闻的神秘事件。人们对未知事物永恒的好奇心，让这个刊物从创办至今一直很火。

与其他地摊刊物不一样，上面的故事也罢，小说也罢，大多都取材于各地发生的真实事件，而不是一味的杜撰和编造。《异闻》杂志社的工作人员都是一流的编辑和策划，他们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，掀起读者的讨论热潮，直到下一期的《异闻》发行。

老王家住安贞桥小黄庄一带，离杂志社有点远，每天都回家一趟终究不方便。他在二楼的办公室拉了张折叠床，周一到周五就住那里。

杂志社位置比较偏僻，令人孤独感油然而生。下班后，老王打开白天没看完的邮件继续整理，用工作来驱逐寂寞。

某日天色西沉，老王站起来伸了个懒腰，刚想出去吃个饭，电脑蜂鸣器



“嘀”的响了一声，邮箱里出现了一封新邮件。

老王一看发件人地址，是一个普通的社区邮箱，没有主题。点进去一看，内容一项同样是空白的，除了一个附件。

不会是病毒吧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右手食指轻轻按了下去。

潘多拉盒子的诱惑也是致命的，人的好奇心才是恐惧的根源。

邮件被打开了。于是，盒子也被打开了。

里面是一张照片：

一座气势磅礴的上古山寨从一处绝壁上拔峭而起，仿佛就在云天之中。山林耸然围绕，巨大的原始植物牢牢守住山寨的每一处入口。里面密集的人群大多上身赤裸，显然不属于现今我国少数民族的任何一支。

整个画面古朴厚重，却又透着一股子诡异，好像有种莫名的力量在吸引老王的目光，他看了半晌竟是一动不动。

照片右方有一些文字，字迹细小，老王好不容易才辨认出来它们。

“苗疆千年，不尽湘泉，苗人之谷，惊为鬼斧，高辛氏族，隐于林中，上古之谜，请君入瓮。”

老王在美术和摄影方面都颇有造诣，他一眼就看出这张图并非由现在网络上流行的PS技术所作，而是一张实地拍摄的照片。

上古苗寨？苗人之谷？

老王静静地看着照片，一个念头开始在脑海中成形。

“什么？你去湘西？你去干什么？我们杂志社又不是抽不出人手。”老王忽地站起半个身子，又好像想起了什么，颓然坐回沙发，说道：“算了，你既然向我提这事，肯定早就做好决定了，先斩后奏，我再说什么也没用。”

谢羽斜倚在办公桌旁，他架了一副眼镜，模样十分儒雅，淡然道：“就半个月时间，我跑一趟，赶年终那期杂志，绝对给你上一篇轰动全国的探险游记。”

老王愣愣地看着谢羽，他也正看着自己，脸上似笑非笑。老王心里

思忖起来，虽然他曾几次提起过湘西之行，自己还都以为他是随口一说而已，毕竟那个地方……

“那就这么决定了，我明天去学校发消息招几个助手，你帮我订好机票，我下周就出发。”

谢羽站直了身体，似乎准备离去。

老王不解地问他：“这么急？我派几个人去湘西和你会合就行了，招什么助手？”

谢羽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情，嘴抿了起来不再说话。

老王见状苦笑着挥了挥手：“行了行了，我不问，你做事总有你的道理。我送你出去，有事给我电话。”

两人一前一后走出门去，这里大多是民房，上班时间家家户户大门紧闭，胡同里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北京熙攘的人气在这里完全感受不到。

老王站在门口，望着谢羽的背影，总觉得自己还有话应该向他交代一下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其实两个人都不是缄默的人，凑在一起话反倒少了。

老王关上门，那幢灰色建筑物映衬着梧桐的满树金黄，更显得萧瑟。

谢羽走出几步，也不由回过回头来看了一眼。还记得自己大学毕业那年，这幢楼才刚盖起来。七八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挤在里面，虽然少不经事，但凭着一腔热血创办了这份风靡全国的杂志。

不知不觉，十年如梭。他不禁微笑起来，好像自己又回到了最初的日子。如今，尽管自己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、考古界的年轻俊杰，但还是无比追忆刚创立《异闻》的那段时期。

谢羽目前是北京某所大学生物系的年轻教授，可是很少有人知道，他也是《异闻》杂志的创始人之一，现已改做外聘记者。那段记忆已被尘封了吧……

心突然狠狠地抽搐了一下，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，谢羽脚步虚浮，一个趔趄差点摔倒，好在他扶住了胡同边上的墙壁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几乎就要吐了出来。

再抬起头来，他的眼睛已经呈现血红的颜色，温文尔雅的脸扭成一团，就好像那些时常出现在他噩梦里的面孔一般。他像是换了一个人，

佝偻着身躯，野兽一样慢慢移动，走向胡同的出口……

沈睿然的双脚已经不堪劳累，本能地往前走着。泥土和沙粒混杂的土地上留下一个个血色脚印，弯弯曲曲，由远及近。

山巅的日照要比别的地方强烈，映在眼眶里，他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然后就摔倒了。

别再起来了，你还有什么理由再爬起来？

有人对他这么说。

他们都想你死，那么你就死好了。你死了，他们就能活下来。他们都有家人在等着他们回去，你一直是一个人，那么就一个人死去，至少没有人会为你哀痛欲绝。

可，可我想活下去。

他怯生生地说，马上就有无数个声音反对——不行！你必须死去！

广阔的天地忽然只剩下黑白两色，他不由得恐慌起来，挣扎着想爬起来，却似有一只手牢牢摁住他的脖子，力量异常之大！

他听见骨骼被挤压出尖锐的响声，最后一股撕扯结束了一切，他好像飞了起来。不对！自己明明躺在地上啊？

他明白了，因为地上是一具无头的身体。

无头身体的旁边围着四个人，他们仰望着他，脸上呈现出麻木的神情。

救救我！求求你们！

那四人扬起了手中的刀，狠狠插进了他的身体，像是无数的细针扎进了他的大脑，猩红的颜色在下一瞬将他双眼彻底遮盖……

沈睿然猛然惊醒，下身是润湿的，伴随着一股腥臊的气味，刚才的梦让他的大脑彻底失去了对身体的调控力。

他站在莲蓬头下面，任水流冲去身上的污垢，赤裸的身躯微微颤抖，刚才的梦魇依旧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
他虽然活着，却要每晚面对这样的痛苦，尤其是在得知那个消息以后。他打开电脑里的某个 WORD 文件，细细看了一遍，脸上浮现出了病

态的微笑。

复制——粘贴——发送邮件！

他似乎很满意自己所做的一切，又点开了一张照片，目光凝视在了上面。

良久，他走到窗边，伸手拉开窗帘。

夜凉如水，漫天星斗闪耀，风似有若无。他的嘴张合着，发出的笑声渐渐远去，一些夜里原本就睡不好觉的人听见了，更加胆战心惊。

那根本就是魔鬼的笑声。

沈睿然还在想昨天晚上的那个梦。

梦很模糊，甚至不记得是如何开始的。只有一个声音不断在自己耳畔响起，引导着他进入了一个空间。他不停地走着，只想追到声音的源头，可是四下惘然，厚重的白雾充斥着这里的每一个角落，周身像都浸在冰冷的雾气中，脚步越来越沉重，像踏进了黏稠的沼泽。

走下去，走下去……

那个声音如是说。

他咬紧牙，迎着扑面而来的湿漉漉的空气继续走着，直到他看到了那个影子。

你终于来了。

你是谁？

影子没再回答，另一个声音却响了起来：你不该来的。

沈睿然有些莫名其妙，他奋力向前跑去。说也奇怪，这时脚底脱离了那股黏稠怪力的拖拽。他几步跑到了黑影前，伸出手去，牢牢抓住了影子，而在下一个瞬间他即刻松手，骇然地向后退去。

影子全身上下都是臃肿的水疱，暗红的腐肉水蛭一样爬满了他的面孔，往下巴那里垂低，拉成一个奇怪的面孔。白森森的牙床直接暴露在外面，阴冷悚然……只有那双眼睛，让沈睿然感觉似曾相识，里面闪动着激动的狂热。只是那么一下，影子又把自己藏匿回了白茫茫的空气中。

我等着你！

这是影子的最后一句话。

沈睿然睁开眼睛，身上的睡衣已经被汗润湿了，被子被踢到一旁，他顾不上脱下湿了的睡衣，急忙拉过被子把自己裹起来。

沈睿然目前在北京的某所大学读大二，为了学习方便，他没有选择住校，一直跟表姐住在一起。

从厨房那里传来煎鸡蛋的香味，一定是表姐林彤在做早饭。沈睿然这才觉得肚子有些饿了。他在被子里待了一小会儿，镇定下心神，爬起来走到窗边，一手拉开了窗帘。

今天是个和风煦日的好天气呢。

他享受着自然风的轻抚，身上的颗颗汗珠被拭去，与刚刚梦里的沉重比较，沈睿然全身轻松，伸直了双臂，好像要拥抱这个美丽的世界。

“爸、妈，早上好！”他轻声说道，转过身去换下睡衣，打开门走了出去。

桌上一个精致的像框里，一个小孩手里捧着皮球，绽放着无邪的笑容。他的左右是一男一女，脸上洋溢着幸福和自豪。

“什么什么啊！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一个男孩跟女孩这么计较，像什么话！”

男生被苏忻扬机关枪似的一顿话说愣了，他呆呆地看着自己手里被撞翻的蛋炒饭，吃力地回想刚刚发生的事情，试图将被吵成一团乱麻的脑子调成慢镜头。

男生想了起来，是自己饿了跑来食堂打饭，打完饭转身准备离去，恰逢背后一个女孩正和同学谈论昨天的武侠片，还兴奋地模仿了一个转手剑，正打在自己饭盒上面……香喷喷的蛋炒饭飞了起来，纷纷扬扬，好像梦里的场景：蛋黄色的周天忽然下起了炒饭……

这一下他反应过来了，立刻恢复了气势：“喂！明明是你……”

“你有没有一点点绅士风度啊？排在我们前面，我们都没说什么了，打完饭了还在那里磨磨蹭蹭。我背对着你，你正对着我，我看不见，你也看不见吗？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什么你！大不了我赔你一份咯！有什么大不了的！”

于是该男生脑子里慢镜头又变成了快镜头，嘴唇一张一合，半个字



也说不出来，在苏忻扬的一轮抢白下呆若木鸡。

几个同学走过来把快要崩溃的男生拉走了。苏忻扬从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抬头挺胸一副胜利者的姿态，几步走到柜台前面：“师傅，他刚吃什么？挺香的，给我也来一份，肉要多啊！”

打饭的大师傅胆战心惊地说：“他刚要的是蛋炒饭……没有肉……”

苏忻扬落落大方地把饭缸往柜台前面一放：“那就加个肉！”

远处的一个角落，谢羽全程观看了这场闹剧。他微笑着，桌上放着一份资料，资料右上方贴着一张照片，上面一个年轻的姑娘也在微笑着，嘴角上翘，透露出顽皮的气息，这姑娘正是苏忻扬，她也是沈睿然的校友。

苏忻扬刚刚落座，拿着饭缸正要大快朵颐，身旁坐的两个大三的学长看见了她，过来打招呼：“苏女侠，刚刚欣赏完你的快刀斩乱麻，精彩得很呐。”

苏忻扬闻言脸红了：“什么呀。”

看见两人准备离开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你们去哪儿？一会儿我们系有篮球赛，过去看球啊，顺便给我们班当外援。”

个子较高的学长笑着摆了下手：“平时这个面子是怎么都要给苏大小姐的，今天不行啊，一会儿在学校礼堂有谢教授的一个演讲，听说他要选拔几个幸运者，去给他做一次考古研究的助手。”

“谢教授？哪个谢教授？”

苏忻扬有点懵，随即又马上反应过来：“就是那个高高的帅帅的谢教授对不对？就是……”

她本来还想证明一下自己对谢教授的了解，不仅仅局限在“高高的帅帅的”这么肤浅的层次上，两个学长已经摇着脑袋走远了，颇有点“怒其不争”的感慨。

“忻扬？”同学见她发呆，轻轻摇了摇她。

苏忻扬回过神来，开始大口往嘴里扒饭：“快点快点，我们一会儿也去，你不知道啊，这个谢教授在我们学校可有名了，高高的帅帅的……”

而此时，不远处的谢羽也站了起来，眼神竟是出奇地温柔，带着一

丝若有若无的笑。

忽然有一种不快悄然袭来，让苏忻扬如芒在背。她急忙扭回头去，背后的座位是空的，只有一个一次性水杯放在桌上，冒着丝丝的热气。很奇怪了。

她小声嘀咕一句，甩了甩头，好像要把那种不快驱除掉。

天空竟然是黄色的，在老北京住惯了的人都知道，这不是个沙尘暴的季节。

京原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，一辆外地本田车在行驶时，车胎突然失去控制，车身向右滑行了十几米，撞上了另一辆吉普。

林彤赶到的时候，两辆车的司机已经送去了医院，她正要往前走，一个胖乎乎的小警察拦住了她：“前面发生了一起车祸，警察正在办案，不能往前走了。”

林彤出示记者证：“警察先生，我们是记者，刚刚获悉这起车祸的消息，是来做现场报道的。”

她把话筒伸到小警察的前面，也不等他有什么下一步反应，示意摄影师开始给镜头：“请问您对这起车祸了解多少？”

小警察愣了一下，不好意思地挠了下头：“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带你们过去吧。”

林彤得意地冲摄影师挤了下眼，两人拿着设备一前一后跟着小警察后面进入了车祸现场，小警察上去对一个队长模样的警察说了几句话，转身对林彤比了个“OK”的手势。

小警察似乎对林彤很有好感，又走了过来：“本田的车主是外地的，似乎还是个什么考古学家，他的驾驶执照在队长那里，我也给要来了。”

他提起一个塑胶袋子，里面的驾照已经被血浸得殷红一片。林彤隔着袋子好不容易认出了那个人的名字：唐累。

她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，摄影师刚把镜头凑近，小警察慌慌张张地把袋子背到身后，这个幼稚的动作让林彤忍不住想笑，她想起了自己的表弟。

“不可以发布死者的名字，等到调查结束后我们会正式通知新闻媒

体，现在不行。”

“什么？已经死了？”

林彤和摄影师都吃了一惊，小警察似乎也发现自己说漏了嘴，于是不发一言。摄影师想给他个特写，也被他不耐烦地躲开了。

小警察对摄影师的态度明显不如对林彤那么好，摄影师撇撇嘴，跟林彤打了个招呼，自己先去搜集现场镜头。林彤留下来继续和小警察攀谈，她得知车祸发生在一个小时前，那辆本田有着明显超速的痕迹，交通录像上显示它是在超过前面一辆慢行的桑塔纳时候突然失控，向右急速滑行，撞到了另一辆高速行驶的吉普，两辆车一起挤上护栏，继续滑行了几米后才停下来。

林彤看着那两辆已成为废铁的车和一排变形的护栏，本田车的挡风玻璃散落了一地，凹进去了将近一半的车头上有一滩暗红色的血。她蓦然感到一阵心悸。

林彤是本市一家知名报纸的记者，女人直觉总是要比男人敏锐，她的直觉在同性当中也是佼佼者。林彤擅长从千丝万缕的头绪中找出解开死结的那一线，也正是因为这点直觉，让她偶尔会觉得疲倦。总是第一个知道谜底的人的生活未免有些缺少惊喜，过于乏味。

唐累。

林彤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。她的直觉告诉她，这件事如同一条绳索，一端连着这起车祸，另一端似乎有一只冥冥之手，在牵扯着自己的命运。

“忻扬，你真要去参加那个什么考古小组啊？”

苏忻扬回过神来：“是啊，我这就去跟辅导员请假，谢教授那边也会给教务处打招呼的。”

她还沉浸在入选的兴奋中，手里拿着一纸聘书，颇有些挥斥方遒的豪迈。

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！”苏忻扬得意地说。

其实苏忻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被录取，自己是师范专业，跟考古搭不上边儿。回答问题的时候自己也并不出彩，好几个问题都是支吾着敷衍过去的。拿到资格聘书的时候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直到

谢教授笑着送她出门，被室外的风一吹她才清醒过来，又惊又喜地接连蹦跶了好几下。

他看着她，嘴角又聚起一丝笑，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，略显苍白的脸上这一刻满是爱意。

苏忻扬没有注意到自己正被人默默注视着，她的心已经飞到了遥远的湘西。这时候一个男生从他身边走了过去，轻轻地撞了她肩膀一下，却头也不回自顾自的继续走路，苏忻扬一张脸顿时沉了下来。

“喂！”

两旁的路人都不自觉地往离苏忻扬比较远的方向让了让，那男生也转过身来。

苏忻扬的一腔牢骚却在该男生转过身以后烟消云散，她对上了他的眼睛，清澈而忧郁，似乎有种魔力，将自己一瞬间安抚。苏忻扬嗔怒的表情还僵在脸上，不知道怎么继续，那个男生看来也是个好耐性的人，站在她面前，一声不吭地等着苏忻扬的下文。

“我们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……”

苏忻扬急中生智，蹦出一句男生搭讪女生最常用的固定语句，不过角色调了个儿。

那男生闻言摇了摇头：“没见过。”

表情木讷，好像他和苏忻扬的对话只是程序上的问答，对话的内容和结果他都不关心。这个表情让苏忻扬有点不满，却也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，倒是那个男生问道：“麻烦问一下历史系办公室怎么走？”

苏忻扬刚从那里出来，她告诉男生怎么走，男生道谢之后正要离去，好像想起什么，目光落在苏忻扬脸上。

“我们没有见过，但是你很熟悉。”

男生转身离去，苏忻扬看见他敲响历史系办公室的门，然后打开门走了进去。她忽然有种怅然所失的感觉。

“忻扬？”

同伴拉了下苏忻扬的手，苏忻扬回过神来：“走，走吧……”

快到宿舍的时候，同伴忽然笑起来：“忻扬，刚刚你胆子真大，竟然主动跟男生搭讪。”